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錢　樾

謄録監生臣孟　照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

明 馮琦馮瑗 撰

人品類四

隱逸三十八則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

詆孔子之徒以明孔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

快吾志焉

范曄逸民傳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畒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

賔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藴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毁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葢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逺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

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録其絶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漢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于莽固辭乃止潛隱于家讀

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

客于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瑯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使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祗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

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

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
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獲願因
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
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霸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
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
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
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

汝耶于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梁鴻字伯鸞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封修遠伯使奉

少昊後寓于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如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

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

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

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于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子高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復相見

恹亦高抗終身不仕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因于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于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

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矯慎字仲彦少學黄老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于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彦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未嘗不嘆蓋闡黄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為政至如登山絶跡神不著其

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于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瑶隱于汧山以兔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臺佟字孝威隱于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自業建初中

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若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樊英字季齊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于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

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于是天下稱其蓺術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强舉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

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中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致羊酒至四年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

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

名無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
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
于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
適末或疎及其陶搢紳澡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
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賖無用之
功至乃誚謏遠術賤斥國華以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
律足以致寧平智盡于猜察道足于法令雖濟萬世其
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于夏

況有未濟者乎

法真字高卿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愯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不就同郡田羽

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逺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絶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而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以壽終

黄瓊字世英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葢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葢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

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令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

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

韓康字伯休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冐晨

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逃遁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耶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

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黄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

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龎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龎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

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于
壟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
官禄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
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
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
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

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羊豚以奉之蹰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凉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此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晉皇甫謐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
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
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
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
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于窮而不變乎且道
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
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

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禄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

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鄧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

為別駕綦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
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綦笑荅曰足下
可謂有志于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
可隱隱初在我不在于物尚公等無以難之

任昉求為劉瓛立館啓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賁虛
丘人悦陶縱瑚璉廢泗上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干
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雞忘
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獯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

劉瓛潔身浴德修行明經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晩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室衢墊側有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擔簦櫛風沐露瓛之器學無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偏官有閑地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畝布以施立黌塾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桓冲請劉驎之為長史驎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

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諳家君冲聞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于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勑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劉曜徵楊軻為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為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偽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

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有深致季龍欲觀其貞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以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

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

被露其形大笑之輌神體頽然無驚恐之狀于是咸以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

宋纖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鼓鐃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

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遠實勞我心纖註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為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

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
士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令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
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傳
其業精通經義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
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
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
而居服柏實而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

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

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

晉書阮籍嵇康等傳論　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麈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

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
己先下于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
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
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玆自口於焉翫物殊
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
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布天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
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于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于
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玆焉賜隱臣

行厥志主有嘉名至于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玆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嘆則嵇琴絶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愴神交于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齔斯

風誰虧王政

隱逸傳序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採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于言色其道閩于孔公驕乎富貴厥義詳于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恒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絶機以虛其心玉輝氷潔川亭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

窅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
矣至于體天作制之後訟息刑清之時尚乃仄席幽貞
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于岩穴玉帛之贄委于窐衡故
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
闢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
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
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君子之行殊塗
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

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夐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誡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全帛對子荆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遂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猶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嘆其人龍玄虚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

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于來葉者矣

簡文帝輔政以孟陋為叅軍陋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

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

溫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

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

高士哉我疾病不堪共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

稱益重

隋書隱逸傳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

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此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廕松柏

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是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周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求

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宋太祖以王昭素有學行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于屏几

太宗召陳摶入見待之甚厚謂宰臣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

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摶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黄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于世今聖上龍顔秀異有天日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于此琪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

种放沈默好學隱居終南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能樂道薄滋味放不喜浮圖嘗裂佛經以製

帷帳所著有篆書及嗣禹說轉運使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侍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至窮僻人迹罕至太宗嘉其節命有司時加存問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真宗下詔召之放乃詣京師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

司諫直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禄賜既豐頗飾輿服置田長安强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京兆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

魏野不求聞達居陜之東郊為詩精苦真宗自汾陰還次陜州遣陜令王希召之不起命工圖其所居觀之

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士大夫宗仰之种師道薦焞德行欽宗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户部尚書梅執禮部侍郎邵溥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

用之不報

郭雍之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説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孝宗念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録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蒙古伊囉斡齊在燕惟事貨賂以姚樞為幕府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絶因辭職去攜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

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蕭𣁽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元世祖辟為陜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成宗徵𣁽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

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

杜本在武宗時嘗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其名徵之不起至是托克托薦之順宗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趨至杭州稱疾固辭既又徵處士旺札勒圖執禮哈郎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旺札勒圖濟爾噶朗為翰林待制立修譔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優右丞相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

高士二十六則

漢司馬遷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迺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

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髙其文辭不少槪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

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

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汚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

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襃衣博帶周遊郡國

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
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
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
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援士人皆如所鑒
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
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
之器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

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録其章章効于事者著之篇末　范曄論曰莊周有言人情險于山川以其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故深厚之性詭于情貌則哲之鑒惟帝所難而林宗雅俗無所失將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遜言危行終亨時晦恂恂善導使士慕成名雖墨孟之徒不能絶也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殽以慰之謂曰昔顔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

騏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顔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絶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

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

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
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范曄周黃徐姜申屠列傳論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或默或語孔子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也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
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
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
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

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嘆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

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俊賢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

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黄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

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
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
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
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黄生則
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
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
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
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

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范曄論曰黄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徐穉字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

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感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大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

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稺會卒時年七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

申屠蟠字子龍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

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毁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

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邑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閒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

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

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

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范曄贊曰琛寶可懷貞期難對道苟違運理用同廢與
其遐棲豈若蒙穢悽悽碩人陵阿窮退韜伏明姿甘是
堙曖

越巂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
堅有王佐之才奈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
乃為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
為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于
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

尼之春秋夕則逍遥内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葢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况也且吾自束修已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陳寔居鄉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絕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王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劒于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黄巾董卓

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終于遼東年七十八

晉郭文字文舉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

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麋鹿于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勸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

造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郭文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箕踞傍若無人溫嶠嘗謂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

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乎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茍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佑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

天機鏗宏莫有闚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
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崎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
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
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
安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
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為知機自後不復語但
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
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

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于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孫登字公和無家屬于汲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弦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

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嘆息將别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庾闡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籠

嶜可遊芳津可潄玄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水結樸熙陽靡焕潛貞内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昏消達隱不嚴玄跡不標或曰先生晦道逍遥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儁薫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覽竒絶翹首丘冥仰想玄哲

董京字威輦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

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緼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

合物情玄烏紓憤而不被害鳲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㫖顧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于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

時彼感麟麟乎麟乎胡不遁世以存眞

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蟣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正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濱也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于郡府之間乎聞君之

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顔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
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母病詣洛市藥會三月
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
侍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不之顧
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
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
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黄公之高節又問卿
居海濵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

流初作鯔鰞躍後作鯆鯙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荅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閭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

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嘆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于是統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

交流即謂伯姬髙行在目前也領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覘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旛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横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汜騰字無忌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

守張闓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兩月餘而卒

郭翻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强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强逼翼又以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

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戴逵字安道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文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

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樂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狥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通所以亂道然竹

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是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于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隨蹈而

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非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嚚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真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又著閑遊賛曰昔神人在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於廣

漢棲之於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樸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閑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庇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捘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桴而懍厲況乎道乖方內體絕風塵理楫長謝歌鳳逡巡遥八疵於玄流澄雲崖而頤神者哉然如山林之客非徒

逃人患避爭鬥諒所以巽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彼閑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終古皆孤栖於一巖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亡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林中驟感於遐心為日久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略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暢其所托始欣閑遊之遐逸

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茫茫草昧綿邈玄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大朴乃翳寔有神穿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高兼應夷惠緬矣遐心超哉絕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真外其囂矜詳覲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庾亮翟徵君贊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玄心獨融故能虬驤慶霄而不紲豢龍之轡

鳳鳴瑶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鬐翳薈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勳表於玄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體任虛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飈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軺晃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懃於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玄解以釋紛

仰朝霞而晞翼陵扶揺以獨翔景命不延卒於尋陽之
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儆余欽若人之風常問道於無
何之廬賓想玄珠主以贍授沐道霑淳固以實而歸矣
自昔之逮于兹七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長
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潸然增欷乃援翰詠跡以
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
條滌耳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玄跡載劭淳風沐世
飛芳九霄

沈約高士贊　今之所謂高士者悠悠皆是請試言之聖人蒞天下則賢人贊務高益臯陶是也自中智以下莫有不學以從政佐國安民者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學則不得也學所以行其志孝弟慈仁信義是也雖誦先王之典謨而不行其志聖人之大寶亦不可得也要須學行兼全然後取之悠悠之徒莫不攘袂而議進取怒目而爭權利悦愚諂闇苟得忘廉若斯人者豈入國士之塗動衣冠之眄藉此而登高位未或有也贊

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
靡或芬餌心安藜藿口絕炮胾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
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迹名重
前記有美高尚處之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
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
為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
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

之實録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叅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稲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畆種秫五十畆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

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欵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

醉欲眠君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

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獘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
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幼而饑寒耳常
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
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若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
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
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窻下卧遇涼風暫
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
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毎以藥石見救

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頴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没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著五柳先

生傳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

歟葛天氏之民歟

王裒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别因執筆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

北周處士韋敻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出周太祖

甚重之不奪其志世宗禮敬尤厚號曰逍遥公晉公護
延之至第訪以政事護盛修第舍夐視堂歎曰酣酒嗜
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
冠雋少有學行家人甞賣物多得絹五疋雋知之曰得
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
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欲見之
雋不得已入見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元楊恭懿至元初與許衡俱被召屢辭不起太子真金

令有司以漢聘四皓故事聘之至京師與定科舉之議及考正歷法歷成授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即辭歸自是復屢召之皆不起至是監察御史商琥上書薦天下名士若胡祇遹王惲陳天祥等十餘人而恭懿與焉詔起恭懿叅議中書省事亦辭不至尋亦卒

經濟類編卷八十七